

娱乐 | 锐评

宇津井健演的幸子父亲“大岛茂”，这是一个理想的父亲，也是完美的日本绅士。

“大岛茂”唤起的国人初恋

指间沙(专栏作家)



山口百惠与宇津井健多次搭档演父女。

今年的白色情人节，日本送走了一位在中国颇有影响的老艺人。他叫宇津井健，中国人都叫他“大岛茂”，这个角色出自中国最有观众缘的日剧《血疑》。这部剧拍摄于1976年，8年后被引入，震撼了中国大众。核泄漏白血病、不知情的兄妹乱伦、两代人的恩怨……中国人见识的第一部纯爱剧，狗血浓度是相当高的。山口百惠、三浦友和这对永远的金童玉女，因此在中国家喻户晓。而戏份最多的关键人物是宇津井健演的幸子父亲“大岛茂”，这是一个理想的父亲，也是完美的日本绅士。

《血疑》当年在中国红到什么程度？全中国时髦的城市都在流行幸子帽、光夫衫，以及大岛茂风衣。穿上风衣的他，风度翩翩，优雅稳重，这真是一张正派的脸。因为“大岛茂”，宇津井健荣获金鹰奖特设的“最佳外国男主角奖”，史无前例，独此一人。

生于1931年的宇津井健是东京人，本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。因为爱演戏，他放弃了学业，进入俳优座养成所。22岁时，还未毕业的他主演了中川信夫导演的《思春之泉》，正式开始了演艺之路，签约新东宝。年轻时，他拍了将近400部电影。1965年，34岁的宇津井健拍摄《检事》，开始了电视剧生涯。1981年，他已经出演日剧满500次，并为此开了纪念会。1995年，他来中国拍摄了NHK的《大地之子》。进入新世纪，宇津井健仍没有停止演艺工作，81岁那年还演出了《世界奇妙物语特别篇》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“大岛茂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，不亚于硬汉高仓健。那也是中日关系最好的时代，大量优秀的日本电影、电视剧、动画片涌入中国，带给闭塞的中国人全新的认知。中日民间往来十分频繁，1984年，宇津井健作为特邀客人，来中国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，坐他身旁的是夏衍，周培源和当时的北京市长都夸他“这个父亲”演得好。

戏里的父女情能延续到戏外，更加动人。1980年9月，三浦友和前往宇津井健家中，为娶山口百惠下结婚定礼。在盛大婚礼上，宇津井健是证婚人，新娘由他的夫人挽着交给新郎。“友和”是三浦的艺名，正是宇津井健为他取的。而山口百惠生长于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，14岁拍处女作《强颜欢笑》，演父的就是宇津井健。此后两人多次搭档演父女，百惠自述将他视作父亲。这一次，宇津井健去世，三浦友和表示意外。

想当初，宇津井健演大岛茂时只有45岁，而现在三浦友和都已年过花甲。上世纪整个80年代，中国引进日剧37部，90年代更是掀起迷日本偶像狂潮，而现在日剧在中国变得日益小众。蜜恋期，过去了。

给黎小姐

王击凡(媒体记者)

回想起来，我很高兴自己曾经为偶像做过这样的“傻事”。

提笔写下这篇文章的礼拜天，正好是黎坚惠小姐的生忌(3月16日)，距离她离世的3月12日仅有一步之遥。上周六在红馆听黄耀明的“太平山下”演唱会，献唱了一曲《四季歌》给黎坚惠的明哥也不免感喟：“明天是Winifred(黎之洋名)的生日，她过不了这个生日，为她的生日送一首歌……”时间闪回至1993年，那时黄耀明才刚推出第二张专辑《借借你的爱》，当时为罗大佑音乐工厂效力的黎坚惠，除了包办专辑封面化妆、宣传推广等工作外，还亲自献声为明哥出任和音！黄耀明说，《四季歌》是黎坚惠很喜欢的一首，“哪个爱做梦，一觉醒来，床畔蝴蝶飞走了”——现在的黎坚惠，就是那只越过了天涯的蝴蝶吧。

在黄伟文微博得知黎坚惠的疑似死讯后，那一夜几乎彻夜难眠，对着电脑刷新最新消息，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。可惜到了第二天上午，确切消息如雪片般飞来，傍晚收到公关公司代发的死亡声明时，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。平时在微博上负责高贵冷艳的时尚达人们，这一天统统放软了手脚，暴露出最真实的情绪，大家都在追忆，当时兴奋地捧着《时装时刻》挑灯夜读的自己，是什么样子。

当然，除了媒体圈、时尚圈的朋友，许多人也许并不了解，黎坚惠三个字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到底有多大。对我而言，黎坚惠其实是进入这个行业的路灯，是她让我立志，要当一个有自己Style的传媒人。很小的时候就追她在《周末画报》的内地专栏，文字干脆利落，见字如见人。后来香港开放自由行，每次总是背着无数《号外》、《JET》回家，里面总有黎坚惠用文字给予的鼓励与安慰。多年后第一次见到黎小姐真人时，我们慨叹的是，为什么有人可以把全身黑色穿得那么好看！

黎坚惠说过：“读者和我一起成长，我们不是20多岁刚出社会什么都不懂、只懂得赚钱的人了。经历过很多伤痛、很多幻灭、很多健康上的挑战、很多事业上的转变，我用经验告诉我的读者，这个世界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。在不知道怎么走下台时，他们能在我身上找到力量。”友人上官搬来收拾房间时，整理出一大沓当年黎坚惠担任总编辑的《Amoeba》，辗转寄到我手上保管，当年还什么都不是的梁咏琪、杨千嬅，已经在黎坚惠的慧眼识英雄之下登上《Amoeba》的杂志封面。是的，黎小姐她一直走在我们前面。

黎坚惠离世后，黄伟文才公开了《奇洛李维斯回信》这首歌背后的灵感来源——那个疯狂写信给麦当娜、最后终于等到偶像回信的脑残粉，居然是大学时代的黎坚惠！在《天空之镜》出版前夕，我也是那个不断写邮件给黎坚惠的粉丝，目的是希望将黎坚惠请到广州联合书店做一场讲座。脑残粉所得到的丰厚回报是，我还为黎小姐担任了讲座主持，与偶像本人在台上对谈！到了合照时，黎小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“击凡你先等一等”，然后奔到楼上在行李里翻出了一副英伦复古眼镜，再施施然站定合影：“咁先衬返你副黑框眼镜啊嘛！”

不知为何，我一直把黎小姐这句话记到现在，她一丝不苟、她的低调体贴，她永远那么有生命力的样子，全都在我脑海里活灵活现。回想起来，我很高兴自己曾经为偶像做过这样的“傻事”，许多事都是“一不可再”。黎坚惠的微博起初只关注了40个人，素爱简洁的她后来把关注列表删减至27个，斯人已去，我庆幸自己将永远是那1/27。入行后能从一名读者成为她的朋友，有过几面之缘，我大概是幸运的。

图出自黎坚惠《天空之镜》。



关于《她》：亲爱的，电脑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

匡匡(专栏作家)

《她》是一部对爱的本质做形而上探讨的片子。

这样试想：有一天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网上一刷一下支付宝就购得一个量身定做的人、一份有预期回报的爱情，甚至一个灵魂伴侣——这美妙的图景，大约是多少宅男宅女的梦想。据说这憧憬绝不虚妄，影片《她》上映后，有IT界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威人士撰文展望：距离实现这一技术已不遥远。

近未来世界里，独身男子Theodore与他的电脑系统坠入一段缠绵恋情。要说明的是，这OS有性别，还有人称——她，是个拥有斯嘉丽·约翰逊式慵懒性感豆沙嗓的奇女子。并且“她”可以在装机初始设定时，按部就班定制出来——多么感人。《她》的片名很简洁，女性第三人称，宾格，亦即一个女性客体。不过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不管这位OS性别是男是女，都意味着一个“他者”，是主体用来投射自我的载体。在这个载体之上，人追寻着自身。

我们往往误解：只要遇到合适匹配的对象，就能爱得从容，爱得尽意，爱得顺畅。于是在如何找寻，甚至打造一个理想对象上费尽想法与热情；上下求索，从温热的实有，到虚拟的幻象，执著于发现所谓更“契合”于自己的爱人。细想来，《她》的故事原型仍可追溯到希腊神话的“皮革马利翁”，主人公西奥多的困境，也是对与自己造物的镜像关系的沉迷。

只是我们却不知，哪怕在未来，爱情已不需要一具实实在在、有热度的肉体，首先要理清的，仍是与“我”的关系。有句话说得好：亲爱的，外面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——一个人与自我的关系，是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关系的原型；所有的人际，都是自我关系衍生出的变体。就好比，一个没有勇气接纳自己的人，常会在所有的关系和事件里退缩；一个怀有消极恶意的人，也会恶意推测周遭所有的人。

Theodore，一个代写书信的作家。看似代为他人经营着关系，实则编织的是自己内心缺乏的、渴望获得的东西。他从婚姻中败出，经历长久的自闭后，爱上万般完美，且不扰人的OS。然而，对象可以虚拟，关系的实质却无法虚拟；哪怕连恋爱这件事，都可以仅是灵的交流，允许肉体的缺席，但亲密关系的经营，却依然是全方位的“在场”，需要把自己放进培养皿中，让爱的能力真实生长才可为结。

可惜，当Theodore领悟到这一点，终于以活在当下的心态，投入去安享这份爱时，才发现自己并不是“她”唯一的爱人。他想象中独一无二的爱情，原来只是对方情爱份额的几千分之一而已。他通过关系，依赖于对象而辛苦建立的自我价值感，瞬间又崩塌了。

《她》对人情爱观中所谓“在一起”、“忠诚”、“永恒”等执念进行了漂亮的解构——OS卓越的进化能力，早已超越人类之爱的狭小格局。“她”的灵魂总在无止境升级改版，而人类却只愿原地踏步；她愈爱愈大无垠，愈懂得爱之真谛是经由你爱全世界，人类却从来只想独占。其实，爱并非长久才具价值，曾经爱过，那爱就变成一组细胞永存体内。影片再次回到初衷，回到原点：爱从不是对象问题，而是一个如何建构和整合自我的问题。

《她》是一部对爱的本质做形而上探讨的片子。维度丰富，很难界定它的片型：科幻片、还是爱情片？近未来风的世界观营造，景观美学，人工智能元素的引入，二次元与三维空间交界处的人机互动……都像是经典英剧《黑镜》延伸出来的番外。从中可以窥见导演斯派克·琼斯一直以来对在高概念影片中进行哲学追问的钟情，而影片文本的瑰丽稠密，也使他摘夺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。

《一代宗师》两版比较及编剧的“海量”

长风新(媒体人)

《一代宗师》另一编剧徐皓峰曾说，不同版本有不同主题和结构，看来不假。

“即便一直在传说王家卫拍戏是没有剧本的，但我从不相信。”电视剧《美丽的契约》编剧宋方金日前在回应宋丹丹关于编剧及剧本言论的长文中说。曾与王家卫合作《一代宗师》的编剧邹静之补充，“王家卫是编剧出身，他当然有剧本，而且是海量，是字斟句酌。”

《一代宗师》北美蓝光版日前面世，对比分析与内地版的增删异同，的确让人得以一窥冰山之下，所谓“海量”是怎样一个世界。从内地版的130分钟到北美版的108分钟，也正如王家卫自己所言，不是直接剪掉几分钟，而是一个“创新、鲜明并打磨过的视角”。这样的底气，当然来自耗时多年的“打草稿”阶段攒下的三万尺胶片，任君换个姿势，再来一盘甚至多盘(目前已有内地、香港、北美、柏林公映版，法国蓝光版等多个版本)。

粗略看去，北美版删去的部分主要包括：叶问带妻子张永成金楼听戏、宫宝森与袁紫珊的丁连山对谈、佛山沦陷后灯叔(卢海鹏)等人慷慨陈词、宫二与“一线天”火车邂逅、舌战官家长辈(与王珏、金士杰的对手戏，经典台词包括“或许我就是天意”)、退还订婚戒指、削发烧灰、“一线天”逃离特务组织、“三江水”(小沈阳)到“白玫瑰”敲诈“一线天”、宫二死后叶问与忠仆老姜对谈(“实则你不知她，她不知你”)等戏份。删减多集中在宫二身上，使该版降低了成为《宫二传》的可能。更多细微之处还要拿放大镜勘察，比如宫宝森金楼讲话之前掏耳朵的小动作没了等。

增加的多为叶问的戏份，让《一代宗师》名副其实。包括他到香港后感叹“江湖夜雨十年灯”，大南街“卧虎藏龙”；与“一线天”交手，“知己难求，对手也是一样”；大年夜找宫二时遇见“三江水”等。其他改动之处也不少，比如内地版中，想去东北的叶问同时给自己和妻子做了大衣，叶妻问：“佛山有这么冷吗？”北美版则是叶妻主动给叶问做大衣，讲“佛山有这么冷吗”的却是叶问，叶妻答：“你迟早要去东北的。”在叶问宫二的鱼雁往返之中，插入几帧二人在东北官宅镜子前亦斗亦舞的画面——这当然是二人梦里的画面，曾在某版预告片中闪过。还有，内地版中，宫二在冰天雪地中展示六十四手，并伴有画外独白“所谓的大时代，不过就是个选择”，北美版则这一独舞改为宫二、童年宫二、宫宝森三人穿插完成，独白改换其他台词。同时，叶问七岁拜师的一幕被挪至片尾，叶问宫二以童男童女之姿与少年李小龙会师，以示薪火相传。内地版结束时，青灯古佛，身影不绝如缕，令人低回不已；北美版则以叶问精炼快速的拳脚汇报演出戛然收场，电眼一闪，帅死酷毙。

《一代宗师》另一编剧徐皓峰曾说，不同版本有不同主题和结构，看来不假。因为这是一座“按《教父》一、二的规模”(徐皓峰语)搭建的大厦，每个人物皆有前传正传外传，一片江湖，鱼龙潜行，互有涉指、勾连，该如何取舍？不同砖石的选择搭配，便会呈现不同面貌。内地版为什么宫二吃重，据说是按“一个男人装下了一个女人的一生”的标准来取舍，这样解释似也讲得通；北美版海报副题Once upon a time in Kung Fu则讲明该版的叙事主线。宫二戏份缩减，宗师归位，一生经历武林种种，更为清晰利落。宫宝森、宫二、丁连山、“一线天”……面目各异，各随时代进退，“一眼看上去，这不就是一个武林吗？”

“海量”到底有多大，还可以继续期待传说中的四小时版本。